

唐 音 癸 篾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

第一輯

7

唐 音 癸 篋

胡 麟 亨 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 海

中国文学参考資料小丛书

第一輯

- 1 唐才子傳
- 2 隋唐嘉話 大唐新語
- 3 唐國史補 因話錄
- 4 唐摭言
- 5 唐語林
- 6 鞠鼓錄 樂府雜錄 碧雞漫志
- 7 唐晉癸籤
- 8 教坊記 北里志 青樓集
- 9 醉翁談錄
- 10 雲麓漫鈔

唐音癸籤

胡震亨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號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98

开本787×1092 纸1/32 印张 9 1/2 字数 181,000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0.80元

出版說明

唐音癸籤是明代的唐詩專家胡震亨在『唐詩學』上所作的巨大貢獻之一。以往把這部著作僅僅視為唐詩評論的匯編，實際上它的內容與作用並不止於此。胡氏在廣泛地蒐集了資料之後，將它們作了精密的類比與安排，而且對每一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因此，癸籤一書對唐詩的源委與變革，體製的形成，風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長和一切知人論世的材料，常用詞彙的解釋和考訂，唐詩別集、總集、金石著錄以及唐詩評論的綜合目錄，都在這三十三卷書裏有條不紊地作了交代，為『唐詩學』開闢了很好的途徑。

癸籤祇是胡震亨在『唐詩學』上成就的一部分。他在這方面的全部業績乃是他在三百餘年之前用個人的力量初步地完成了編輯唐詩集成的工作。這部偉大的輯著名叫『唐音統籤』，共有一千零二十七卷，是用十干為紀的，甲至壬籤，所錄都是唐代詩人的創作；癸籤則為有關唐詩研究的資料。這也說明了『唐音癸籤』得名的由來。

結集有唐一代詩歌創作成為一部完備的總集，從明代中葉以來，已經是學人們普遍的願望。黃德水首先着手編『初唐詩紀』，新安吳琯繼成了它，共為六十卷，又接着編成『盛唐詩

紀』一百十卷。吳琯以藏書、刻書名，曾刊有著名的叢書——古今逸史。他有相當的條件來作唐詩集成的工作，然而華路籃縷，頗見粗率，遺漏尤多。胡震亨繼承了明代楊慎、焦竑、胡元瑞開創的考證與博習的學風，加上本人與友人姚士粦的豐富的藏書，竭畢生之力，從事於此，成就遂大在吳琯之上。統籤不僅是輯集得完備，其校訂與考證，也是十分細緻的。一些以訛傳訛、將僞作真的疑題，往往在他精密考核所提出的論證之下顯露了原形。這些論證，我們在癸籤二十九、三十二等卷中，還可以看到一部分。這些論證，『全唐詩』也往往採用。這些論證，對於今天我們研究唐詩的人，還有很大的用處。

清代以政府的力量編成的『全唐詩』，實際是就『唐音統籤』的基礎補苴而成的。統籤因為卷帙過大，又為私人所輯，無力全部刊行，自『全唐詩』問世後，遂在若存若亡之間。十籤之中，祇有兩籤鏤板行世，即戊籤與癸籤。戊籤二百零一卷所錄皆晚唐詩，附閩餘六十四卷為南唐、吳越、閩國詩，即起自統籤第五百五十三卷，終於八百十七卷，是震亨的曾孫順在一六八五年即清康熙廿四年乙丑刊行。癸籤三十三卷，有金陵單刻本，向傳為明刊，四庫提要稱『康熙戊戌江寧書肆乃得鈔本刻行』。今詳加考核，卷一首葉板心下方有『金陵劉鳳鳴刻』字，卷七末行有『戊戌秋刻』字。檢明末迄清康熙之以戊戌紀年者三：一五九八年即萬曆二十六年，一

六五八年即順治十五年，一七一八年即康熙五十七年。按，胡震亨甫以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貢，成統籤乃在晚年，癸籤必不刊於萬曆二十六年之戊戌。此刻本中玄字不闕筆、不易字，則又必不刊於康熙時代之戊戌。舍此，鑄成於順治十五年甚明。四庫提要殆誤。

唐音癸籤傳於世，是很重要的，不僅因為它本身的價值大，還有一些客觀的原因促使它的存在價值更大。如鄭振鐸先生所指出的：（一）『全唐詩』中詩人傳僅寥寥數語，不足為知人論世之助；（二）本書於明人詩話，所收尙多，儘有今日不易得見之本。

胡震亨明史無傳，事蹟見於嘉興府志的如下：『字孝轅。為諸生，即以經濟自負。萬曆丁酉（一五九七）舉於鄉，知合肥縣。崇禎季年，薦補定州知州，擢員外郎。乞歸。藏書萬卷，日夕搜討。凡祕册僻典，魯魚漫漶者，無不補綴揚榷。所著有唐音統籤。』他是海鹽縣人。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六年十一月

目錄

出版說明

卷之一

體凡

卷之二

法徵一統論

卷之三

法徵二通論各體 四言 五言古 七言古 樂府
律詩 五言律 七言律 和韻 聯句 雜俳諧體

卷之四

法徵三用字 用句 儒對 篇法
用事 則古 疆疵

卷之五

評彙一

卷之六

評彙一

卷之七

評彙三

卷之八

評彙四

卷之九

評彙五

卷之十

評彙六

卷之十一

評彙七

卷之十二

樂通一

卷之十三

樂通二

卷之十四

樂通三

卷之十五

樂通四

卷之十六

詁箋一

卷之十七

詁箋二

卷之十八

詁箋三

卷之十九

詁箋四

卷之二十

詁箋五

卷之二十一

八金

七金

一秉

一秉

一秉

一秉

一秉

詁箋六

卷之二十一

詁箋七

卷之二十三

詁箋八

卷之二十四

詁箋九

卷之二十五

談叢一

卷之二十六

談叢二

卷之二十七

談叢三

卷之二十八

談叢四

卷之二十九

談叢五

卷之三十

集錄一

卷之三十一

集錄二

卷之三十二

集錄三

卷之三十三

集錄四

敍錄

唐音癸籤卷一

海鹽 胡震亨遜叟著

體凡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爲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爲唐之律詩。詩之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倣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

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一曰五言古詩，

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

一曰七言古詩，

全篇七字，始魏文。

間雜長句，始鮑明遠。

唐人

一曰五言律

承之，體變尤爲不一。

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

詩

韻之偶對者而變。

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四長篇而變。

一曰七言古詩，

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

唐人

一曰七言律詩，一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

唐人

一曰七言排律，即六朝人所名斷句，始鮑明遠。

唐人

一曰五言絕句，五言絕句，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

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

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

樂通內。

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都城童子詠。

六字詩，枚叔歌。

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爲

律體。

一字至七字詩，李太白繼作。

集有之，以題爲

防嚴維多至九字。

又鮑

騷體雜言詩，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雖芟漏。

唐人六句

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昭代

王弇州始名之爲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

及六言絕句，王維集

而諸詩內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

防嚴維多至九字。又鮑騷體雜言詩，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雖芟漏。

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爲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

及六言絕句，王維集

而諸詩內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

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諸家襲有，而李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爲樂府題者也。始子杜甫，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不如寫意古題，刺美見事。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總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爲引，導其情爲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爲辭，又衍而盛焉爲篇。皆以其詞爲名者也。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詠以永其音，吟以呻其鬱，嘆以抒其憤，唱則吐子喉，復有曰思者，曰怨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爲名者也。悲若哀者，曰樂者。齊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祐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爲其名者也。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長短填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彈等曲，其體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並詳樂通。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寔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尙餘拗澀。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七字之諧差晚，故開元右丞猶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則古自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末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籟自啓，匪人惟天，一變自

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與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四聲】音韻之學，至齊、梁寢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四聲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纂次。唐儀鳳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惲復加刊正，名爲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元祐，先後重修，名禮部韻略，今承用者是也。宋濂云：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宋因之，以禮部之掌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略。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雙聲疊韻】宋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礮磯爲疊韻。學林新編云：古人以四聲爲切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底。喉呼舌齒唇，配宮商角徵羽爲五音。人聲之出有漸，既始出於唇，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喉，聲上聽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唇爲羽。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者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者也。互護同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礮磯同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自此而紐。之可以定矣。

【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
平頭謂第一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鶴膝謂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兩對同犯，如鶴膝之並大。大韻謂與韻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九字內更着津字人字等，爲犯大韻。小韻除韻外，但九字中有相犯同聲者是。旁紐謂如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正紐，如王在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任字中。

南史略云：初汝南周顥，善識聲韻。永明中，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爲文皆用宮商，不可增減。顥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又以雙聲疊韻，分辨作詩八病。于謝靈

運傳著論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此祕未覩。妙達斯旨，始可言文。

按史稱約論四聲，妙有詮辨，乃當時陸厥嘗作書辨之，以爲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鍾嶸亦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務爲精密，襞積細微，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而約自有言云：八病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皆通。所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是則此論不可盡拘，明矣。然有唐近律，自從聲病回忌，肇體應復。具述其說，以善用夫變通。王弇州云：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有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誠哉是言。

唐音癸籤卷二

海鹽 胡震亨選叟著

法徵一 統論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

摯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過；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

劉勰曰：怊惆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鍾嶸云：文有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躊；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距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邇來作者，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
葉石林云：詩家妙處，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不假纏削，而自成章，非常情能到耳。蝶數語，余每愛其簡切，但觀者未嘗留意。自唐以後，既鑒以律體，固不能無拘局，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鐫於神志之間，斬輪於甘苦之外也。

宋之問云：衆轍同遵者墳落，羣心不際者探擬。

王昌齡云：爲詩在神之於心。處心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上，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又云：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釋皎然云：夫詩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

又云：或以苦思，喪自然之質。此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滯，由深于聲對；用事不直，由深于義類。